

汉泰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关联类型对比研究

陈卿卿¹

泰国清迈大学人文学院东语系中文专业 239 号邮编 50200

电话: +66-5394-3247 邮箱: marisa.sa@cmu.ac.th

收稿日期2020.6.12 修回日期2020.11.12 接收日期2020.11.23

摘要

并列式构词法在汉语和泰语中都是重要的构词手段。而汉语和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概念范畴却有所不同。从构成成分之间的关联类型来看,汉语和泰语并列式双音词均是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成词,都有同义并列、类义并列和反义并列三种关系类型。除此之外,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概念范畴中还包括“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语音上具有声韵和谐关系的音节并列组合成词。其并列式双音词的两个成分在语义上没有关联,两个构成成分主要在语音上具有声韵和谐的关系。本文通过统计对比《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和《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中并列式双音词的数量,我们发现两种语言中的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比重颇高,而反义并列双音词的比重均极少,然而反义语素并列所体现出的语义特征较为特别,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关键词: 汉语和泰语、并列式双音词、语义关联、关联类型、对比研究

¹ 陈卿卿(Marisa Saecheng),女,复旦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词汇及词汇教学研究。现为清迈大学人文学院东语系中文专业讲师。



1. 引言

在汉语里复合法是占有优势的构词法。复合法具有能产性，所以复合词数量较多。张博（1999）指出“春秋时期并列式造词法是两种最能产的语法造词法之一，但地位略低于偏正式；到战国时代，并列式双音词的增长速度比偏正式明显加快；至东汉，并列式在语法造词法中占有绝对优势，没有任何一种造词法堪与匹敌。”周荐（1995）通过统计得出，汉语中并列式在全部复合词中占有 25.7% 的份额。仅次于偏正式，且所占的份额高于其他结构类型的总和。在泰语词汇系统中，从词的结构类型来看，包括单纯词（คำมูล）、复合式词语（คำประสม）² 并列式词语（คำซ้อน）³、重叠式词语（คำซ้ำ）、附加式词语以及萨玛式（คำสมาส）⁴、顺替式词语（คำสนธิ）⁵ 等。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汉语来说，并列式词语在泰语词汇系统中单独成类，具有与单纯

² 复合式词语（คำประสม）是由形音义不同的泰语本源单纯词（语素）复合构成的词语。如：แม่（母亲）+ น้ำ（水）= แม่น้ำ（江河）

³ 有些学者将泰语并列式词语（คำซ้อน）译为“重复词”（如：何冬梅：2012）。但泰语并列式词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构成成分不仅在语义上重复，或在语音上重复，还包括在语义上具有相反或相类的关系，大部分与汉语中并列式词语是一致的。因此，本文将它称为“并列式词语”。

⁴ 萨玛式复合法是巴利文的一种构词方法。泰语中大量借用巴利文和梵文的词语，同时也借用了其萨玛构词法，“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来自梵文、巴利文的单纯词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复合词”，称为萨玛式复合词（คำสมาส）。（裴晓睿，2001：16）

⁵ 顺替式复合法是巴利文—梵文的一种构词方式。“泰语用来把两个梵文—巴利文单纯词结合成一个复合词，并发生语音替代”，称之为顺替式复合词（คำสนธิ），即前一个单纯词的末尾辅音（韵尾）与后一个词的头头音发生了融合，有的元音消失，有的辅音出现替代。（裴晓睿：16—17）

词、附加式词语、重叠式词语及其他复合词相同的词法地位，说明并列式在泰语里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构词法。

胡坦（1986）提出并列式词语在汉藏语系里较为普遍，但具体构成方面，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色。吕叔湘（1977）指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有了对比才能鉴别，语言也是如此。此外，汉语和泰语并列式词语中双音节占比颇高。因此，本文将基于前人的研究，通过统计《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和《泰国国家语料库⁶词频表》中并列式双音词的数量，对现代汉语和泰语并列式双音词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研究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关联类型，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来揭示汉语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共性特征和主要差异，以期为词汇对比研究、词汇类型学研究、汉泰词汇教学、汉泰双语词典并列式双音词的释义等提供参考。

1.1 研究材料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汉语和泰语中的并列式双音词，汉语和泰语的语料分别提取自《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和《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

1.1.1 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研究材料

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研究材料是从《汉语水平考试词典》（以下简称为《考试词典》）提取的。本文从这部词典选取研究材料的原因有两个：1）这部词典明确标注词语的结构类型，某

⁶ Thai National Corpus



词是“偏正式”还是“联合式（并列式）”等一目了然，易于统计“并列式双音词”的数量；2）本文通过对比汉语和泰语的并列式双音词，以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考试词典》是严格“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写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所列举的甲、乙、丙、丁四级8821⁷个常用词为唯一依据”（邵敬敏，2000），而《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又是根据词语频率，收取了频率高的常用词，这些常用词是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重点。

笔者从《考试词典》中统计出标注“[联合]”的词语，我们首先剔除其中外来词，如：“政治日、折腾满”等，再剔除叹词，即：“哎呀”和“哎哟”，因为叹词是由拟声来的，并不是由语素组合而来。我们还剔除了“利害lìhài”，因为该词是“厉害”的同音假借词。最后，通过分析语素义关系来剔除非并列式双音词，如：“厂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现汉》）⁸对它的释义是“经营工厂的人；厂家”，其中“厂”修饰“商”，是偏正式复合词，这类被误判为并列式的双音词本文一律予以排除。最后我们统计出符合汉语并列式双音词定义的词语，并进一步对其构成成分关联类型进行研究。

⁷ HSK 汉语水平考试词典》收词以《HSK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高等）》（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编制）所收 8821 个词语为唯一的对象。个别《大纲》有误的作了适当的调整，如第 60“扒”和第 65“扒”重复。

⁸ 以下汉语中并列式双音词的释义均以《现汉》为准。

1.1.2 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研究材料

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研究材料是从《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以下简称为《泰语词频表》）筛选出的。我们据此选择研究材料的原因主要是：1）“泰国国家语料库（Thai National Corpus）”是泰国目前最大且较规范的语料库，其收词量约3300万⁹，框架以“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YU-BNC)”为模板，是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语言学系、泰语系、文学系、工程系以及泰国各大出版社共同合作而成的。搜集的文体体裁多样¹⁰，渠道多元（包括书籍、报刊、宣传单、私人书信、网络文章等）；2）《泰语词频表》是根据“泰国国家语料库”中词语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排序，我们选取常用词作为我们的研究材料。为与《考试词典》匹配，我们将截取排序在前的8821个词作为泰语部分并列式双音词的选词范围。截取8821个词之前，我们首先将以下这些情况的“词/音节”剔除，即：

1）泰语数字、字母或符号，如：“๑(1)”“๒๕๕๐(2550)”“ก(泰语字母中排序第一个的，音为‘g’)”“ค(泰语字母中排序第三个的，音为‘k’)”“ๆ(泰语书写中用来表示重叠的符号)”；

2）不成词或无意义的音节，如：“มาร์”“เซอร์”“ที”“ยุทธ”等。即使该音节或语素有意义，它也只是某词的构成成分，如：“ยุทธ”，其虽具有“战争、战役的”意思，但不能独立成词。

⁹ <http://www.arts.chula.ac.th/ling/tnc/searchtnc/>

¹⁰ <http://www.arts.chula.ac.th/ling/tnc/structure/>



3) 专有名词, 包括人名和地名, 如 “อังกฤษ (英国)” “สุโขทัย (素可泰, 泰国的一个府)” “พงษ์ (Pong, 人名)”

4) 错别字, 如 “ ‘เป็น’ 是 ‘เป็น (译为 ‘是’) ’ 的错别字, 而 ‘เป็น’ 一词的使用频率更高” ;

5) 有些音译词, 如 “มิสเตอร์ ‘Mr.’ (先生)” “เลิฟ ‘Love’ (爱)” “เมสเสจ ‘Message’ (信息)” 等, 其只是人们临时使用的音译词, 没有固化为泰语词汇系统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将它们剔除。

剔除了以上的词或音节, 我们截取《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中前8821个词, 并从中选出本文的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研究材料。若无特殊说明, 下文所提及的 “《泰语词频表》” 意指本文所截出的8821个词。

泰语研究的材料选自《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 而汉语则选自《汉语水平考试词典》, 这两种语料来源大体是具有可比性的。因为, 《汉语水平考试词典》是根据《(汉语水平) 词汇等级大纲》编的, 而《大纲》则主要是根据词语的使用频度进行词语筛选和确定词语等级的。《大纲》编制者主要选取北京语言学院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和刘源等编《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等7种词(字)频统计成果作为定量分析的依据, 获取词语频度的基本数据。这些词频统计在当时水平较高、影响较大。

(参看刘英林、宋绍周《论汉语教学字词的统计与分级》(《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代序)(1992), 见《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赵金铭、张博、程娟, 2003)

1.2 研究方法

1.2.1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从《汉语水平考试词典》与《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中穷尽性统计出并列式双音词，通过统计并列式双音词占总词数的比例，构词语素间不同语义关系的比例，作出定量的分析，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定性分析，归纳汉语和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主要异同，进而揭示其成因。

1.2.2 共时对比分析法

语言通过对比才能凸显出其特征（吕叔湘，1977）。本文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时对比研究，将从共时层面对比现代汉语和泰语中的并列式双音词。此外，由于在分析并列式双音词过程中，会涉及到古代汉语和泰语，如我们在判断其语素的语义关系时，因此，本文在共时的对比下，也会追溯构词语素的本源语义和词性。

1.3 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语义关系及其判定标准

汉语学界学者把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语义关系分为同义关系、类义关系和反义关系。

1.3.1 同义关系

符淮青（2004：107）提出“同义词除少数等义词外，从词的关系来说，是基本义、常用义有相同或相近义项（一项或多项）的一组词，从义项的关系说，是概念义有很大的共同性，但又有某些差别，或者附属义有差别，或语法特点有差别的一组词。”

黄伯荣等（2011：233-235）认为同一义场中包括等义词和近义词。同义词的差别表现在：1）理性意义方面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意义轻重、范围大小的区别，集体与个体、搭配对象的不同；2) 色彩方面的差异，包括感情和语体色彩的不同；3) 词性方面的差异。一般情况下，词性或语法功能不同的词，不能构成同义词。但是，当一个词具有多义，且分属不同词性（兼类）时，就可以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条件下，分别跟词性相同的词形成同义词。

葛本仪（2001：146）则强调同义词的语法意义（词性）必须相同，并将同义词与近义词划分开来。此外，同义词的词汇意义及其概念对应性要完全相同，但色彩意义可以有差异。色彩意义包括：语体色彩、感情色彩、外来色彩、形象色彩、时代色彩和地方色彩。

周荐（2016：234-235）认为同义词的词义关系是同而不是近，词义的同义关系是建立在义位的基础上，即两个词的同义是在该词的某个义位上的相同。

综上所述，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构词语素义一般不是完全等义的关系，而是两个语素在某个义素上语义相同，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本文主要根据黄伯荣等（2011）对同义词的界定，作为我们判定并列式双音词构词语素同义关系的标准，即不严格区分同义和近义。

1.3.2 类义关系

邢福义等（2011：155）提出“同义词着眼于意义的相同相近，类义词着眼于意义的同类同属”。同类、同属词即居于同一语义场中的词语。黄伯荣、廖序东（2011：229）认为“属于同一语义场的各词义有共同的义素，表明它们同属一个语义场；又

有一些不同的义素，表明词义彼此之间的区别”，如：金、银、铜、铁、锡等词都属于“金属”语义场的词，也可以将它们称为“同位词”。同类、同属词还包括类属词和亲属词。如：人体部位的类属词：手、足、心、头等；亲属词如：父、母、兄、弟、姐、妹等。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语义场下必有同义和反义关系的词，但类义词必没有同义、反义或上下位关系，而是同类、同属或同位关系。

1.3.3 反义关系

构成反义关系的两个语素并不是意义毫不相关的，而是“同中有异”。葛本仪（2001）认为反义关系的词也必须在同一个类型的概念范畴里，所以它们的词性、语法意义必须相同。它们“只有处在同一个统一体中，表示着既矛盾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才是反义词。”

葛本仪（2001：168-170）、周荐（2016：241）、邢福义等（2011：154）、刘卫红（2011）把反义词分为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绝对反义词没有中间概念的存在，它们在语义上是完全排斥的，若肯定A则否定B，肯定B必否定A。相对反义词“所表示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第三个乃至更多的中间概念，……它们在否定一方时，并不能肯定另一方。”（葛本仪，2001：169）

张博（1996）、蒋绍愚（2005：128-129）、杨吉春（2007：45-48）认为反义词的关系可分为互补、极性对立和反向三种。互补关系的反义词即上文所提的“绝对反义词”，它们在意义上非此即彼；极性对立关系的反义词即“相对反义词”，两个反义



词之间具有中间状态；反向关系的特点是：一方因着一方面而存在，如：“买”和“卖”，它们的关系是“卖”因“买”而存在。

1.3.4 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的判定标准

以上是前人对同义、反义、类义关系的界定、分类等相关研究，下面我们将以此为判定标准来分析汉泰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在辨别构词语素的并列关系时，我们一般以构词语素的本义为判定基准。如：

千万：务必（表示恳切叮咛）¹¹

千：①十个百。②表示很多； 万：①十个千。②表示很多。

“千万”中的“千”和“万”，虽然都可以指“表示很多”，但它们的本义为“十个百”与“十个千”，所以，我们把它们归为类义关系。

然而，有些词的构词语素是具有了隐喻义或比喻义才得以结合为并列式双音词的，如：

户口：①住户和人口，例如旧时称某一地有若干户，若干口。②户籍。

户：①门。②人家；住户； 口：①嘴。②人口。

“户”由“门”转喻为“人家、住户”；“口”由“嘴”转喻为“人口”，“户口”是由语素的比喻义“住户”和“人口”的并连使用，构成并列式双音词。因此，除了语素的本义之外，我们也关注其引申义。

¹¹ 本文汉语释义主要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为准，泰语释义主要以《泰国皇家科学院泰语词典（2011版）》为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判定标准，主要通过汉语学界对同义词、近义词、类义词和反义词的判定标准来进行拟定的，而泰语中有一部分并列式双音词是由语音相近的构成成分所构成的，因此，需进一步说明。（参见2.3.2）

2. 汉语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关联类型

2.1 汉语同义并列双音词

同义并列双音词指（简称“同义并列”）两个具有同义关系（包括近义）的构词语素所组成的复合词。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的两个语素一般只是意义相近，或者只是在某个义位上相同。构成同义关系的并列式双音词的构词语素不是绝对的对等关系，它们在语素义、语体以及使用的自由度上往往存在差异。（丁喜霞，2006a；刘卫红，2011）

在分析多义性的语素时，我们根据并列式的两个构词语素的意义是否具有同义义位来辨别该词是否是同义并列双音词。例如：

【爱好】 爱：①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②喜欢。

③爱惜；爱护。④常常发生某种行为；容易发生某种变化。

好：①喜爱（跟“恶 wù”相对）。②常容易（发生某种事情）。

“爱②”与“好①”构成同义关系，因此，“爱好”即同义并列双音词。

有些同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的同义义位几乎相等，例如：

【伴侣】 伴：①同伴。 侣：①同伴。



【流传】 流：③传播。 传：③传播。

有些同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的同义义位则是相近，不是完全等义（丁喜霞，2006a；刘卫红，2011）。例如：

【放弃】 放：①解除约束，使自由。③放纵。

弃：①放弃；扔掉。

【收缩】 收：①把外面的事物拿到里面；把摊开的或分散的事物聚拢。

缩：②没伸开或伸开了又收回去；不伸出。

有些同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的意义在两个义位上同义，如：

【悲哀】 悲：①悲伤。②怜悯。

哀：①悲伤，悲痛。③怜悯。

“悲哀”中“悲①”与“哀①”意义相同；且“悲②”与“哀③”构成同义关系。

2.2 汉语类义并列双音词

类义并列双音词（类义并列）指两个具有类义关系的构词语素所组成的复合词。构成类义并列双音词的构词语素往往拥有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属于同一语义范畴，具有同类的性质，而没有上下义、同义或反义关系。（张博，1996；刘卫红，2011；邢福义，2011 等）“它们代表的对象或现象因为某种联系而经常用在一起”。（丁喜霞，2006b：281）我们把它们的构词语素分为相类和相关关系两类，如下：

（1）构词语素相类的并列式双音词，指的是两个构词语素同属于同类的概念或事物，例如：

【风浪】 风：①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是由于气压分布不均而产生的。

浪：①波浪。

“风”和“浪”都是指海上的自然现象，而且都有流动的特质，但两者是不同的现象，前者是“空气”的流动，而后者是“水”的流动。再如：

【骨肉】 骨：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

肉：人和动物体内接近皮的部分的柔韧的物质。

【要领】 要：①重要。②重要的内容。

领：①颈，脖子。④大纲；要点。

丁喜霞（2004）对“要领”的探源得出，“要领”本是并列式短语，指“腰”和“脖子”。“腰”和“脖子”都是人体重要且关键部位，通过相似联想，从人体部位认知域投射到一般事物的认知域，因而“要领”就有了比喻引申义，指“要点”。虽我们从《现汉》的释义中，已经看不到“要”的本义，但文献中已经证实“要领”中的“要”是“腰”的本字，“腰”和“脖子”都是人体的部位，我们将它归为类义并列双音词。

【东北】 东：①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太阳升起的一边（跟“西”相对）。

北：①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清晨面对太阳时左手的一边（跟“南”相对）。

“东”和“北”都是方位词，都指是四个主要方向之一，但“东”是太阳升起的一边，而“北”是清晨面对太阳时左手的一



边，没有同义关系，同时也没有反义关系，“东”与“西”相对，而“北”与“南”相对。因此，“东北”是类义并列双音词。

另如：森林 山水 神气 神仙 分寸 子孙 子弟
远大 琢磨 肌肉
规矩 薄弱 才能 窗户 词句 衣裳 饮食
烟雾 儿女 分寸

(2) 构词语素相关的并列式双音词，指的是两个构词语素所表示的动作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例如：

【审批】 审：②审查

批：③对下级文件表示意见或对文章予以批评

【孕育】 孕：①怀胎 育：①生育

【吸取】 吸：②吸收 取：③得到；招致

再如：报考 辩解 猜想 采用 崇拜 传说 劝说
散发 修订 改编 阻扰 招待 分配 完善

2.3 汉语反义并列双音词

反义并列双音词（简称“反义并列”）指两个具有反义关系的构词语素所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其构词语素亦是“同中有异”，“同”为有着共同的上位概念，而“异”即其区别性义素的对立，构成了对立或反义的关系。

在分析多义性的语素时，反义并列的参构语素在意义上至少有一对反义关系。我们按互补、极性对立和反向三种反义关系来分析反义并列双音词进行分析，如下：

（一）互补关系或称绝对反义关系的反义并列双音词，其两个构词语素的语义即非 A 则 B，或非 B 则 A，例如：

【动静】 动：①（事物）改变原来位置或脱离静止状态（跟“静”相对）

静：②安定不动（跟“动”相对）。

【反正】 反：①颠倒的；方向相背的（与“正”相对）。

正：④正面（跟“反”相对）。

【开关】 开：①使关闭着的东西不再关闭；打开。

关：①使开着的物体合拢。

另如： 呼吸 日夜 是非 是否 昼夜

（2）极性对立关系的反义并列双音词，其构词语素的语义有中间状态，不A不一定是B，而不B也不一定是A，如：

【暗淡】 暗：④（颜色）浓重，不鲜明淡：③（颜色）浅

【粗细】 粗：①（条状物）横剖面大（跟“细”相对）

细：①（条状物）横剖面小（跟“粗”相对）

【前后】 前：①方位词。正面的部分；人或物正面所朝的方向（跟“后相对”）。

后：①方位词。背面的部分；人或物正面所朝的方向（跟“后相对”）。

另如： 长短 大小 多少 高低 好坏 黑白 早晚
左右

（3）反向关系的反义并列双音词，其构词语素的语义关系即A或B的存在是因着对方的存在，如：

【东西】 东：①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太阳升起的一边（跟“西”相对）。



西：①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太阳落下去的一边（跟“东”相对）。

【收支】 收：③获得（经济利益）支：⑤付出或领取（款项）

【教学】 教：①教导；教育 学：①学习

另如： 出入 夫妇 紧张 来回 来往 利害 利弊
往来 装卸

此外，并列式双音词构词语素的语义关系，有些既是同义关系，又是类义关系，例如：

【死亡】 死：①（生物）失去生命（跟“生、活”相对）
亡：①逃亡；③死。

“死①”与“亡①”具有类义关系，构成类义并列双音词；而在“死①”与“亡③”具有同义关系，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在进行分类时，我们把“死亡”归为同义并列双音词，主要考虑其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常用义）。“死亡”的语义在现代汉语中主要表示“失去生命”，“死”和“亡”在“失去生命”的义项上构成同义关系。

有些并列式双音词的构词语素既是类义关系，又是反义关系，例如：

【黑白】 黑：①像煤或墨的颜色（跟“白”相对）；⑤坏、狠毒

白：①像霜或雪的颜色（跟“黑”相对）；指好的、善的。

“黑①”与“白①”构成类义关系，它们的共同上位概念是“颜色词”，黑白可算是类义并列双音词；此外，“黑”具有“坏、狠毒”之义，而“白”指“好的、善的”，“黑白”的整词义在“好坏”的义项上构成反义关系。出于考虑现代汉语中的基本义，“黑白”意指“比喻是非、善恶”，因此，我们将其分析为反义关系并列式双音词。

3. 泰语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关联类型

从泰语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关联类型来看，它们是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组合而成，或是由两个谐音的音节组合构成的词。因此，我们把泰语中并列式双音词分为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和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

3.1 泰语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

3.1.1 泰语同义并列双音词

泰语中同义并列双音词指两个具有同义、近义关系的构词语素并列后构成的词语。其构词语素之间一般仅在某个义位等同或相近，而非完全等义的语素。如：

/k^hem⁴¹.k^hεŋ¹⁴/แข็งแข็ง (坚强；强悍；强壮)¹²

/k^hem⁴¹/เข้ม: ①强；烈；猛。

②浓的（味道）；深的（颜色）。

/k^hεŋ¹⁴/แข็ง: ①僵硬。②生硬。③（日）烈。④刚硬。

⑤强；猛 ⑥粗鲁；不文雅。⑦凝结。

¹² 泰语并列式双音词释义我们主要参考《泰国皇家学术院泰语词典（2011版）》，同时参考广州外国语学院主编的《秦汉词典》（1987）。



“/k^hem⁴¹/เข้ม” ❶与 “/k^hεŋ¹⁴/แข็ง” ❺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

另如：

/t^hian⁴¹.troŋ³³/เที่ยงตรง (正直)

/t^hian⁴¹/เที่ยง : ❶公正；公平；❷正；准

/troŋ³³/ตรง : ❶公正；公正；❷正；直

/pa:²¹.t^hwan²¹/ป่าเถื่อน (野蛮)

/pa:²¹.t^h/ป่า : 森林 /t^hwan²¹/เถื่อน : 森林 (泰南方言词)

/hon¹⁴.t^ha:ŋ³³/หนทาง (道路)

/hon¹⁴/หน : 道路 /t^ha:ŋ³³/ทาง : 道路

/ja:k⁴¹.raj⁴⁵/ยากไร้ (贫穷)

/ja:k⁴¹/ยาก : 穷困 /raj⁴⁵/ไร้ : 贫乏

/hot²¹.hu:²¹/หดหู่ (消沉)

/hot²¹/หด : 缩 (小) /hu:²¹/หู่ : 缩 (小)

3.1.2 泰语类义并列双音词

泰语中类义并列双音词指两个具有类义关系的构词语素并列后构成的复合词，包括同类和相关两种关系。

(一) 构词语素相类的并列式双音词，即为同属同类的语素所构成的类义并列双音词。例如：

/ba:ŋ³³.baw³³/บางเบา (减少；减轻)

/ba:ŋ³³/บาง : 薄 /baw³³/เบา : 轻

/tɕaj³³.k^hɔ:³³/ใจคอ (❶心胸、胸怀；❷性情)

/tɕaj³³/ใจ : 心 /k^hɔ:³³/คอ : 颈

/ŋɯn³³.t^hɔ:³³/เงินทอง (钱财)

/ŋɯn³³/เงิน : 银 /t^hɔ:³³/ทอง : 金

/lwat⁴¹.nua⁴⁵/เลือดเนื้อ (①骨肉; ②生命)

/lwat⁴¹/เลือด : 血 /nua⁴⁵/เนื้อ : 肉

/phi:⁴¹.no:⁴⁵/พี่น้อง (兄弟/姐妹/兄妹/姐弟)

/phi:⁴¹/พี่ : 兄/姐 /no:⁴⁵/น้อง : 弟/妹

(二) 构词语素相关的类义并列双音词, 即两个构词语素所表示的动作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 例如:

/lom⁴⁵.la:⁴⁵/ล้มล้าง (颠覆)

/lom⁴⁵/ล้ม : 推翻 /la:⁴⁵/ล้าง : 清除

/fan³³.fa:²¹/ฟันฝ่า (冲破; 披荆斩刺)

/fan³³/ฟัน : 斩; 劈 /fa:²¹/ฝ่า : 突破

/p^ho⁴⁵.lian⁴⁵/เพาะเลี้ยง (栽培; 养殖)

/p^ho⁴⁵/เพาะ : 育(苗) /lian⁴⁵/เลี้ยง : 养

/luk⁴⁵.la:m³³/ลุกลาม (蔓延; 扩大)

/luk⁴⁵/ลุ : 【火】燃起 /la:m³³/ลาม : 【火】蔓延

3.1.3 泰语反义并列双音词

反义并列双音词指两个具有反义关系的构词语素所组成的词语。泰语里的反义并列双音词数量极少, 例如:

(1) /p^hit²¹.t^ho:p⁴¹/ผิดชอบ (是非; 好歹)

/p^hit²¹/ผิด : 错 /t^ho:p⁴¹/ชอบ : 对

(2) /t^huk⁴⁵.suk²¹/ทุกข์สุข (生活的情况或状态)

/t^huk⁴⁵/ทุกข์ : 痛苦 /suk²¹/สุข : 快乐

(3) /su:⁴⁵.k^ha:j¹⁴/ซื้อขาย (买卖; 指一种合同的名称, 即买卖合同)

/su:⁴⁵/ซื้อ : 买 /k^ha:j¹⁴/ขาย : 卖



(4) /da:j⁴¹.sia¹⁴/ ได้เสีย (❶得失、利弊、输赢。❷同居)

/da:j⁴¹/ ได้ : 得 /sia¹⁴/ เสีย : 失

以上(1)是互补关系或称绝对反义关系的反义并列双音词；(2)是极性对立关系的反义并列双音词，因为“/tʰuk⁴⁵/ทุกข์(痛苦)”和“/suk²¹/สุข(快乐)”有中间状态；而(3)(4)都是反向关系的反义并列双音词。如：“/da:j⁴¹/ได้(得)”与“/sia¹⁴/เสีย(失)”一方存在是因着另一方的存在。

3.2 泰语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

泰语并列式双音词还包括由两个谐音的音节组合构成的“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它们的构成成分之间韵律和谐，表现在构成成分的首辅音和/或元音相同相通，特别是首辅音基本上相同。语音关联的并列式双音词有两种形式：

第一类：其构成成分是由两个音节构成，该音节或有意义，或无意义，但都与词义无关，构词成分之间没有语义的关联，主要是声韵和谐的关系，例如：

/ke²¹ ka²¹/ เกะกะ (碍手碍脚)

/lo³³ le³³/ โลเล (犹豫不决)

/li³³ . la³³/ ลีลา (姿态；风韵)

/klop²¹ . klwan²¹/ กลมกลืน (和谐；协调)

/ɲɔ³³ . ɲɛ³³/ งอแง (哭闹)

/tɕam³³ . tɕe³³/ จำเจ (单调)

以上词例构成成分不能拆分，以整体来表词义。此类词语相当于汉语中的“联绵词”，而泰语学界认为它们是“并列式词语”；

第二类：构成成分其中一个音节（语素）表词义，另一音节只起到声韵和谐或加强词义的作用，并不表义，而且两个构成成分在语义上也没有关联（语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但在声韵上和谐（Aunchaleenukul, 2003）。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中不表义的音节，有两种情况：（1）该音节完全没有意义；（2）该音节是有意义的语素，但与词义无关，最重要的是构词成分之间没有语义上的关联。

（1）类词例：

/k ^h reŋ ⁴¹ .	k ^h rat ⁴⁵ /เคร่งครัด（严格）
严	—
/ʔup ²¹ .	ʔip ²¹ /อุปอิบ（嘟囔；囔囔）
嘟囔	—
/kwa ⁴¹ .	ku:n ³³ /เกื้อกูล（帮助；援助）
帮助；援助	—
/pre: ³³ .	pruan ³³ /แปรปรวน（变化不定）
改变；变换	—
/mɔm ³³ .	mɛm ³³ /มอมแมม（肮脏）
肮脏	—

以上词例都由首素表义，并且首素与词义相同，尾素是无意义的音节。

（2）类词例：

/du: ⁴¹ .	duŋ ³³ /ดื้อดึง（不听从不讲理）
不听从	拉
/hak ²¹ .	ha:m ⁴¹ /หักห้าม（抑制；克制）



折断 禁止；制止

以上词例的辅音和元音相同，但元音有长短之分。再如：

/k^hop²¹. k^han¹⁴/ขบขัน (好笑；滑稽)

咬 滑稽

/k^hla:j⁴⁵. k^hlɯŋ³³/คล้ายคลึง (相似)

相似 捏

/ru:¹⁴. ra:¹⁴/รู่หรร่า (艳丽；华丽)

华丽 开心的样子

/mɔ²¹. tɔ²¹/เหมาะเจาะ (正合适；恰好；恰当)

适宜 鑿

有些学者（如：Panthumaytha, 2011）将第二类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归为“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因为两个语素的结合，主要是为了让其中一语素增强另一语素的语义，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结合是为了增强语义。然而，由于它们的构词语素在语义上没有关联，而且它们的辅音相同，元音和谐。因此，本文将它们归为“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

4. 汉泰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关联类型的对比分析

通过分析并列式双音词的构成成分，我们发现并列式双音词的概念范畴在汉语和泰语中有一定的出入，相对汉语并列式双音词来说，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是泰语中特有的。

根据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关联类型可分为两种，即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和语音关联并列式双音词。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关联类型，其构成成分必需在语义上有关联，仅语音关联是不

成并列式双音词的，而泰语中除了包括语义上关联的并列式双音词之外，还包括语音上具有声韵和谐关系的并列式双音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区分泰语中语音关联或语义关联的并列式双音词，主要是以构成成分之间是否有语义关系为出发点，若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在语义上有关联，即使在语音上也具有声韵和谐关系，我们也把它视为“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

通过观察构成成分的语义关联类型，汉泰语均有同义、反义和类义语素并列的双音词。汉语和泰语中同义并列式双音词是并列式双音词的主体，在各自语言中占比都很高，汉语同义并列式双音词占 73.04%，泰语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的占比更是高达 87.73%。反义并列式双音词在各自语言中的比重差不多，比重均极少，汉语反义并列式双音词占汉语各类语义关系的 1.78%，泰语反义并列式双音词仅占 0.8%。汉语中类义并列式双音词的占比高于泰语中的类义并列式双音词。汉语类义并列式双音词占比为 25.18%，而泰语类义并列式双音词仅占 11.47%。如下表所示：

汉泰不同语义关系类型的并列式双音词的数量分布表

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	《考试词典》 数量分布		《泰语词频表》 数量分布	
	词数	比重	词数	比重
同义并列式双音词	1642	73.04%	436	87.73%
类义并列式双音词	566	25.18%	57	11.47%
反义并列式双音词	40	1.78%	4	0.8%
合计	2248	100%	497	100%



从语义结构上看，汉语和泰语中同义并列双音词、类义并列双音词和反义并列式双音词均基本一致，都是由同义（近义）、类义或反义（对义）的语素构成。我们将根据同义、类义和反义并列双音词在各自语言中的构词特点，从不同角度来探析汉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异同。

以下我们主要对汉语并列式双音词和泰语中具有语义关联的并列式双音词进行对比分析。

4.1 汉泰同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对比分析

同义并列双音词在两种语言中均比重最高，尤其泰语颇高。我们从同义并列双音词的产生原因进行观察，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首先，古代汉、泰语都以单音节词为主，一个词常常有多个义项，当两个有相同义项的多义语素（词）结合在一起时，它们能有效地舍弃多义性，准确地表达语义。（Phraya Anumarnratchathon, 1956:219；刘卫红，2011；罗姝，2012等）如汉语中的“爱好”指“对某种事物具有的浓厚的兴趣”，同义关系的两个语素保留了“喜欢、喜爱”义，彼此限制了“爱”与“好”的其它意义。泰语中的“/k^hem⁴¹.k^hεŋ¹⁴/เข้มแข็ง（坚强；强悍；强壮）”也是如此。

其次，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有“同义为训”一说，同义词相互训释的互训材料凝结成词。如《说文》“更，改也”，“改，更也”，“更”“改”组合就构成并列式双音词“更改”。而泰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也具有其中一语素来解释另一语素的说法。由于泰语中有很多外来词，为了解释该词，所以将同义的

外来词（语素）和泰语通用词（语素）并列构成双音词（或多音词），以让泰国人明白外来词。

如：泰国通用语词+梵语词

/sa:k⁴¹+ sop²¹/ซากศพ (尸体)

尸 尸

高棉语词+泰国通用语词

/sa²¹.kat²¹+ kan⁴¹/สกัดกั้น (拦截；阻拦)

阻拦 拦

或其中一语素也可能是泰语方言词。将同义的泰语通用词和方言词并列，有助于人们理解那个知晓度不高的方言词。

如：泰国通用语词+泰北方言词

/sua²¹+ sa:t²¹/เสื่อสาน (席子)

席子 席子

泰国东北方言词+泰国通用语词

/la⁴⁵+ thiŋ⁴⁵/ละทิ้ง (丢弃)

弃 弃

由此可见，泰语中泰国通用语词可以与外来词或泰语方言词结合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而汉语中普通话词与外来词组成的词，一般不构成并列式双音词，如：“卡片”¹³；至于普通话词是否能与方言词组合构成并列式双音词还需进一步探究。

¹³ 《考试词典》将“卡片”一词归为半音译词。



除了泰语通用词和外来词的结合之外，泰语同义并列双音词还可以由两个同义的外来词（语素）构成，一般是多音节的同义并列双音词。

如：梵语+巴利语

/sap⁴⁵ + .som¹⁴.bat²¹/ทรัพย์สมบัติ (财产)

钱财 财产

高棉语+高棉语

/p^ha²¹.som¹⁴ + p^ha²¹.sa:n¹⁴/ผสมผสาน

混合 联系 (点滴积蓄，积少成多)

然而，其中必有一词（参构语素）是泰国人熟悉的。

(Navamark, 1968 转引自 Settawat, 1973) 此外，我们发现，泰语同义语素的结合也较多考虑到声韵的和谐，让语句更华丽顺耳。

4.2 汉泰类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对比分析

汉、泰语中的类义并列双音词，都是由两个意义相关的语素相结合，或是拥有共同上位词，或是同类性质，包括在时间上有顺延且具相关性的。

“词语联想”亦是类义并列双音词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丁喜霞, 2006a; 陈希伦、刘冬冰, 2013 等) 汉泰类义并列双音词在选构语素上有差异。以人体部位为例，如汉语中“骨肉”指“父母兄弟子女等亲人”，而泰语则用血和肉（/l^wat⁴¹.nu^a⁴⁵/เลือดเนื้อ (血+肉：骨肉)）来指骨肉之意；再如泰语用“心和颈 (/t^ha^j³³.k^ho:³³/ใจคอ) ”来指“性情、心情、心胸”等。汉语中以“心、胸”并列来指“内心或视觉方面的感受”。

当然，也有一些词在选构语素上相同，例如：“面目”，泰语中也用“面目”（/na:⁴¹. ta:³³/หน้าตา）来指“面貌；脸面”，但它们在语用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汉语中可说“政治面目”，而泰语中则不能。再如汉语中“国家”和泰语中“/ba:n⁴¹. mmaŋ³³/บ้านเมือง（家+国：国家）”，其中都用“国和家”进行构词，但它们的语素顺序则不同。

此外，汉语中同义并列的某些词，在泰语里则是类义并列双音词，如：汉语中“田地”和泰语中“/raj²¹. na:³³/ไร่นา（田地）”，分析其构词语素：

田：田地（有的地区专指水田）；地：土地；田地¹⁴

/raj²¹/ไร่：地（专指种植玉米或其它果树的土地）；/na:³³/นา：田（专指种植稻米的水田）

可见，汉语中的“田地”和泰语中的“/raj²¹. na:³³/ไร่นา（田地）”这两个并列式双音词的概念义基本相同，都泛指可以用于种植的土地。但汉语“田地”两个构词语素为同义关系，泰语“/raj²¹. na:³³/ไร่นา（田地）”两个构词语素为类义关系。

4.3 汉泰反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对比分析

汉语和泰语中反义并列双音词都可分为互补关系、极性对立关系和反向关系三种反义类型。汉民族的对称心理（陈希伦、刘冬冰，2013）对反义关系并列式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汉语中反义并列双音词比泰语要多，虽在比重上差异不大，但总词数量上来看，汉语（40个）的数量是泰语（4个）的10倍。

¹⁴ 因此，汉语中可以说“农民种田”，也可以说“农民种地”。



泰语中反义并列的词语，大多处于词组形式，未发生词汇化，如：“ซ้ายขวา（左右）” “ก่อนหลัง（前后）” “ดีชั่ว（好坏）” 等。

从反义并列双音词的语素顺序来看，泰语反义并列双音词语素序大部分跟汉语一样也按空间方位准则（左右、上下）、先后准则（先后、早晚）、自我中心准则（往返）、等级准则（夫妻、男女）¹⁵的顺序排列。但也有一些语素顺序是跟汉语相反的，尤其是“大小准则”，汉语并列式双音词构词语素主要是由大到小来排序，而泰语一般则是由小到大的排序。如：“深浅”，泰语为“ตื้นลึก（浅+深）”；“大小”，泰语为“เล็กใหญ่（小+大）”；“长短”，泰语为“สั้นยาว（短+长）”等。

此外，“利弊准则”中，汉语并列式双音词一般积极意义语素置前，消极意义语素置后，而泰语则常有弊先于利、负面先于正面的情况，如：“ผิดชอบ（错+对）” “แพ้ชนะ（败+胜）” “ทุกข์สุข（苦+乐）”等。“自我中心准则”的顺序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如：“远近”，泰语词为“ใกล้ไกล（近+远）”等。

5. 总结

在汉语和泰语学界，并列式双音词的概念范畴有所不同。从汉语和泰语中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成分的关联类型来看，泰语中

¹⁵ 束定芳、黄洁（2008）汉语反义复合词构词理据和语义变化的认知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6期。

包括语音关联和语义关联并列式双音词两种，而汉语中构成成分的语义关联是并列式双音词的前提条件。

汉、泰语中并列式双音词构词成分的关联类型中，均有语义关联部分。语义关联指语素义的关系，具有同义、类义和反义三种关系。其中同义并列双音词在两种语言中数量分布最多，是并列式双音词的主体，尤其在泰语中比重颇高。反义并列双音词在两种语言中比重都极少，仅占 1%—2% 之间。无论如何，反义语素并列，体现出特别的语义特征。反义并列双音词数量虽少，但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从语义结构来看，汉语和泰语中同义并列、类义并列和反义并列双音词基本一致，都是由同义（近义）、类义或反义的语素构成。然而，从具体构词成分的选构来看却有出入，如泰语中有泰国通用语词与外来词、泰国通用语词与泰语方言词、外来词与外来词组合而成的同义并列双音词，而汉语中普通话词与外来词组合构成的双音词，一般不是并列式。再如汉语中用“骨肉”来指“父母兄弟子女等亲人”，而泰语则用“血+肉”来表达同类概念等。反义并列双音词构词语素的排序上，汉、泰中有一些差异，尤其是“大小准则”的排序，汉语主要是由大到小的排序，而泰语则由小到大排序。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若老师能有意识地引导汉语二语学习者，从母语中的并列式构词法知识去理解并学习汉语，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 Aunchaleenukul, S. (2003). *Rabop kham nai phasa Thai* [The words system of Thai Language].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Chen, X.L.; Liu, D.B. (2013). 《Qiantan Hanyu binglieshi shuangyinci chansheng de nei wai jizhi》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 of Chinese Paratactic Disyllabic Words]. *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Yuyan wenxue yanjiu)*, 24, 24-25.
- Dictionary Editing Room, Institute of Languag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6). *Xiandai Hanyu cihuixu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Seventh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Ding, X.X. (2004). 《“Yaoling” jinyi tan yuan》 [The Roots of “Yaoling”]. *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 120-122.
- Ding, X.X. (2006a). 《Lianxiang gouci: tongyi binglie shuangyinci de gouci moshi》 [Associative Word Formation: The Word Formation Pattern of Synonymous and Paratactic Disyllabic Words]. *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1, 122-126.
- Ding, X.X. (2006b). *Zhong Gu changyong binglie shuangyinci de chengci he yanbian yanjiu* [A Study

-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Fu, H.Q. (2004). *Xiandai Hanyu cihui*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Ge, B.Y. (2001). *Xiandai Hanyu cihuixue*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Guangzho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1987). *Han Tai cidian* [Thai-Chinese Dictionary]. Hong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Hongkong.
- He, D.M. (2012). 《Taiyu gouci yanjiu》 [A Study on Word-formation of the Thai Language] (phd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 Hu, T. (1986). 《Zangyu binglieshi fuheci de yi xie tezheng》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Coordinate Compound words].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6, 13-19.
- Huang, B.Y.; Liao, X.D. (2011). *Xiandai Hanyu (shang ce)* [Modern Chinese (Volume I)].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Jiang, S.Y. (2005). *Gu Hanyu cihui gangyao* [An Outline of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u, W.H. (2011). 《Binglieshi shuagyinjie fuheci de ciyi tedian ji qi biyu yi chansheng de renzhi jichu》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tactic Disyllabic Compound Words Meaning and the Cognitive Basis of their Figurative Meaning].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75-78.
- Luo, S. (2012). 《Xiandai Hanyu binglieshi fuheci xianyu xianxiang de renzhi jieshi》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Redundancy in Coordinate Compounds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103-110.
- Lv, S.X. (1977). 《Han Ying yufa bijiao juli》 [Examples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 Panthumaytha, B.(2011). *Laksana phaśā Thai*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ai Language]. Bangkok: Ramkamhaeng University.
- Pei, X.R. (2001). *Taiyu yufa xinbian* [A new Edition of Thai Gramma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Phraya Anumarnratchathon (1956). *Niruktisat̄ phak̄ 2. Phim khrang thī nung* [Etymology part 2 (1 st edition)]. Phranakhon: Rungruengtham Press.
- Royal Academy (2011) *Photchanānukrom chabap rat̄chabanthatayasathan̄ Phō.Sō. 2554* [The

- Dictionary of Royal Institute of Thailand (2011)
Bangkok: Nanmee Book Publications.
- Settawat, R. (1973). *Khamsoṅ nai phasā Thai* [Synonymous Disyllabic words in the Thai language] (master's thesi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 Shao, J.M. (2000). *Hanyu shuiping Kaoshi cidian* [HSK dictiona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Shu, D.F.; Huang, J. (2008). 《Hanyu fanyi fuheci gouci liju he yuyi bianhua de renzhi fenx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internal sequence and semantic changes of Chinese antonymic compoun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imonthly)*, 6, 418-422.
- Xing, F.Y.; Wang G.X. (2011). *Xiandai Hanyu (di'er ban)* [Modern Chinese (2nd Edition)].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J.C. (2007). *Hanyu fanyi fuci yanjiu* [A Research on Chinese Opposite Compound Words].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 Zhao, J.M.; Zhang, B.; Cheng, J. (2008). 《Guanyu xiuding <(Hanyu shuiping) cihui dengji dagang> de ruogan yijian》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Outline of Graded Vocabulary for HSK].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73-83.

- Zhang, B. (1996). 《Xian Qin binglieshi lian yong cixu de zhiyue jizhi》 [Restriction Mechanisms of the Order of the Parallel Conjunctions in the Pre-Qin Period].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13-25.
- Zhang, B. (1999). 《Zuhe tonghua: ciyi yansheng de yi zhong tujing》 [Group Assimilation: A Way of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129-136.
- Zhou, J. (1995). 《Fuheci goucheng de yusu xuanze》 [Morpheme Selection of Compound Word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
- Zhou, J. (2016). *Cihui lun* [Theory of Lexico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Types of the Constitue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and Thai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Marisa Saecheng

Chinese Major,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angmai University, 50200, Thailand

Tel.: +66 53-943-247 Email: marisa.sa@cmu.ac.th

(received 12 June,2020) (revised 12 November,2020)

(accepted 23 November,2020)

Abstract

Coordinate compound is an important way of word form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Thai vocabulary systems. However, the conceptual category of coordinate compound is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Both Chinese and Thai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are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identical, similar, related, or opposite meanings of morpheme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including consonance, divergence, and classification disyllabic words. Furthermore, the conceptual category of Thai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also includes "phonetically related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which are formed by two or more harmonious sounds of syllables. The Thai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are not semantically related but



are stressed on the phonetic harmony within the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number of coordinate disyllabic words in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Dictionary" and "Thai National Corpus" and find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identical disyllabic words in the two languages is rather high, while that of opposite disyllabic words is very small. However, the semantic features reflected by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 opposite meaning morphemes are more special and deserve our attention.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and Thai language; coordinate compound; related structures; semantic relationship; comparison